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庭澍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周元梓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

宋 呂祖謙 撰

祈父之什

祈(勤衣切)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

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葢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　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　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

予我也　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鄭氏曰轉移也　毛氏

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為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為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馬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

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底之履反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　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　長樂劉氏曰尸主也　毛氏曰熟食曰饔　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東萊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

曰祈父亶不聦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聦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吴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句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事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没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句踐尚能

辯此况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竝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切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縶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為駒　孔氏曰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

毛氏曰縶絆維繫也　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靷也　鄭氏曰永久也　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　鄭氏曰逍遥遊息也　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　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　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素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縶之維之　呂

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遥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　吕氏曰嘉客者嘗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　孔氏曰二思皆助語　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責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妄安無期度　釋文遁作遯曰字又作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

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　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東萊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

以爲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蓄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主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

遐心此深祝其音問無絶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黄鳥刺宣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

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 毛氏曰不

我肯穀善也 孔氏曰旋迴也 鄭氏曰復返也

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黄鳥而告之曰

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

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為也　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東萊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粱解見鴇羽　東萊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

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解見鴇羽

黄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

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芾〈必制反方味反〉其樗〈勑書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　毛氏曰樗惡木也　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　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昏因〈又曰婦之黨為昏壻之黨為因〉　毛氏曰畜養也　王氏曰樗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　孔氏

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勑六反昏因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蓫牛蘈徒雷反也陸璣艸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　王氏曰蓫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因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因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音支

毛氏曰葍惡菜也　鄭氏曰葍葍也　陸璣艸木疏曰葍一名葍幽州人謂之燕葍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當音葍　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當作誠　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因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　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因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

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　孔氏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為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

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　孔氏曰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　毛氏曰幽幽深遠矣　長樂劉氏

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　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　鄭氏曰式用也　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　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　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

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 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 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宫之詩攷之豈謂姜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别祭

百堵解見鴻鴈 毛氏曰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宫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 鄭氏曰

爰於也　蘇氏曰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椓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版上歷歷然約謂繩約版直則墻端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　孔氏曰椓如椓杙之椓謂以杵築之也　蘇氏曰橐橐杵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版以杵

築之橐橐然 朱氏曰除亦去也 毛氏曰芋大也 孔氏曰作羣寢之時縮版杵築至羣寢既成其墻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 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官先儒引詩為據亦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 如鳥斯革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于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　歐陽氏曰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　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毛氏曰躋升也　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　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　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而勢騫舉也　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　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　釋文

曰棘韓詩作朸朸隅也旅即反革韓詩作䩐云翅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其正音政噦噦呼會反其

冥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庭

宮寢之前庭也朱氏曰覺髙大而直也毛氏曰覺言髙大也

鄭氏曰覺直也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猶快快

也呂氏曰正謂正寢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

呂氏曰冥謂室之奥窔烏叫反也王氏曰噲噲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

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是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於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冥為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于宮反維羆彼宜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人呼蒲為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為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竹葦曰簟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羣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

之而葦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為寢也　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袵如初則平常寢卧之席皆莞簟也袵寢卧之席也　興夙興也　爾雅曰羆如熊黄白文舍人曰黄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　蝮虺傳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為蝮廣三寸頭如栂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為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鬛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　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　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為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

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 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 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美為王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 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 王氏曰熊羆彊力壯毅故為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為女子之祥 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

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音章其泣喤喤華旁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珪曰璋　孔氏曰喤喤者聲大

也　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黄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也　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為天子或且為諸侯　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之也　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習為卑璋見致奉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璋而得為臣職者羣臣之從三行禮者奉璋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可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裼暫時示男女之別耳　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　王氏曰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

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　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也　朱氏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　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裼褓也孔氏曰褓紓兒被也　瓦紡芳罔反塼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

用瓦維紡塼而已

鄭氏曰儀善也出釋詁　毛氏曰罹憂也

鄭氏曰臥於地卑之也　蘇氏曰衣之裼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　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

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

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　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毛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　丘氏曰

婦人尚静黙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為威儀 說文曰禬褓也詩曰載衣之禬他計切 釋文曰韓詩作禘音同 東萊曰一章總述其宫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宫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内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内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為畢故特舉牛羊以為美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濈濈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立反

毛氏曰黄牛黑脣曰犉　李氏曰思辭也　毛氏曰

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說文濈為和則濈而比者也呞丑之反而動其耳濕濕然釋文曰呞食已復出嚼之也　王氏曰牛以耳澤為善　山陰陸氏曰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祖而毛牛尚耳　董氏曰牛卧則耳下垂濕濕者其垂也　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　孔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犉以犉計也黑脣為犉則黑眥為牰黑耳為犚亦各以其數也　眥才細反　牰音袖

辟音尉 鄭氏曰言動息濈濈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反爾牧來思何河可反

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既夕禮蓑笠注俱以為禦雨 蘇氏曰物類也 毛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氏曰謂青赤黄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性 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為善

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曰持雨具齎餱糧從牛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反不騫起虔反不崩麾毁皮反之以肱古弘反畢來既升鄭氏曰麄曰薪細曰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收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辯其雌雄者視

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輙相汙

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謂羣隊循廣望之不斷也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

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

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周官司常縣鄙建旐州里建旟詳見出車　毛氏曰溱溱衆也　朱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　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旐旟所以聚衆也　張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年則民間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旐者旟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旐統人少旟統人多今建旐之處乃建旟則民庶衆矣　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　陳氏

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 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東萊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為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 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 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

武亦世叔字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東萊曰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衡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太師李氏曰洪範曰師尹惟曰此師尹不

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太師是尹氏為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惔燔也李氏曰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王氏曰如惔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卒終也 蘇氏曰斬絕也 鄭氏曰監察也 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民之瞻太師也見其所為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也 釋文曰惔韓詩作炎字書作焱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

徂殿反瘥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　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緑竹猗猗是也　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憯曾也

蘇氏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　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為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　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　李氏曰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

無嘉蓋為民無善言但怨讟耳　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曽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李氏曰憯莫懲嗟以見尹氏為惡常自若

董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天方薦嗟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氐本也均平也　長樂劉氏曰維持也　鄭

氏曰毗輔也　朱氏曰弔愍也　毛氏曰空窮也
鄭氏曰師衆也　孔氏曰尹氏為大師之官是周根
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太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平居權衡之任　朱氏曰言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
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　李氏曰尹氏
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
歐陽氏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　東萊曰空我

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　蘇氏曰罔欺也　朱氏曰君子指王也　毛氏曰夷平也　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

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膴厚也　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也

東萊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

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若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音麗）

毛氏曰傭均也　朱氏曰鞠窮也訩亂也　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屆至也　毛氏曰闋息也　鄭氏曰夷平易也　蘇氏曰違遠也　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

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釋文曰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東萊曰鞫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罹其害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為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

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　毛氏曰病酒曰酲成平也　董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　鄭氏曰卒終也　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　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酲矣

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　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東萊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為不自為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雖云者不敢斥王之亂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　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

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

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　東萊曰此章

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

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

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

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市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　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鬬相殺傷也矛解見秦無衣醻如賔主飲酒相醻酢　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鬬及既夷平悦懌則相與懽然如賔主而相醻酢不以為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人　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　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　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已者言其為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憎其正也　東萊曰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已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為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譌（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譌化也畜養也　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陳氏曰尹氏屬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朱氏曰作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爲幽王

變雅之首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東萊曰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音政月繁扶袁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　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　繁多也　鄭氏曰譌僞也　孔將甚大也　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　王氏曰京京大也　呂氏曰癙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　毛氏曰痒病也　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孔氏曰覩天災爲之憂傷　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譌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　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

譌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譌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 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已獨為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 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 董氏曰譌言石經作偽言

東萊曰凡譸張為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譌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莠餘久反

毛氏曰瘉病也　鄭氏曰自從也　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　毛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　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　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謟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

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謟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惸惸憂意也王氏曰惸惸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　鄭氏曰辜罪也　朱氏曰幷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

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禄如烏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乂王不能乂而民無所得禄則釋王而從禄于他烏之為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民之從禄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烝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　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　爾雅曰夢夢亂也　朱氏曰皇

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　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毁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害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民猶人之侵伐林木以致薪蒸者也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為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

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譌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音信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　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别故引以為言　李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譌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

艾之何也　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徵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　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　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躬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　毛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　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失公何故對

曰有由然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暉鬼反蜴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蹐小步也脊理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為蝮　毛氏曰蜴螈也孔氏曰釋訓云蠑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董氏曰陸璣以虺蜴為蠑螈鄭康成以虺蜴為蜥蜴攷詩書以虺為蜴者

朱氏曰遭世

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大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

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

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為虺畏人者則為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墝若交反埆户角反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　毛氏曰扤動也仇仇猶謷謷五報反也　孔氏曰釋訓云仇仇敖敖傲也　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朱氏曰力猶用力也　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為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

不及也歐陽氏曰云天之杌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瀵也如恐失我爾　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　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　鄭氏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亂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　釋文菀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襃姒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纆結也　歐陽氏曰正政古用字多通

毛氏曰厲惡也　毛氏曰火田為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熛怒也　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襃國也姒姓也

威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　鄭氏曰心憂如有結之者　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曰厲危也正危則邪勝政也

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撲滅之乎今

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女以為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　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　鄭氏曰輸墮也許規反　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　蘓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　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　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　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

臣馬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為迫　東萊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予無至於傾覆而誨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　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　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　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　歐陽

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絶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　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絶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　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　鄭氏曰炤炤易見也　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　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　蘇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　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　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終　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為罔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

野不可也　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絶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尸交反洽比毗志反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氏曰洽合也　孔氏曰比親比也　毛氏曰云旋也慇慇然痛也　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怡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王氏曰君子困處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為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慇慇則痛疾之至也　歐陽氏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為樂者而我獨憂也

釋文㪺作肴曰本又作㪺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禄天夭於遥反是椓陟角反哿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氏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　鄭氏曰穀禄也　朱氏曰椓害也　毛氏曰哿可獨單也　孔氏曰佌佌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禄之貴矣　王氏曰佌佌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禄未艾也而民反無禄　蘇氏曰民方無福故

天之夭孼並出而椓喪之王氏曰仳仳蔌蔌者椓害之也富人猶可勝也窮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佌小貌從人從囟詩曰佌佌彼有屋斯氏切 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注謂小人乗寵方轂而行也 東萊曰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葢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　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歷象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

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本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

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　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歷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歷則有之議者疑其傅會而為此也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為純陰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　孔氏曰古之歷書亡矣今世有周歷魯歷者蓋漢初為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灋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歷考此辛卯日食者　毛氏曰醜惡也

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

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葢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邊塞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為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為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

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

其常　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　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　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蝕月明則陰為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　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　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　王氏曰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爗爗（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冢崒（祖恤反）

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　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毛氏曰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　鄭氏曰崒崔嵬爾雅注崒謂山峯頭巉岩者　憯曾也　孔氏曰幽王之時不但日食又爗爗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爲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爲陵毛氏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敓陵谷由之以

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　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側留反子內

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反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餘瞻反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楀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魯子閔子然故知皆氏朱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為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

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内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灋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　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皆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煽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閻妻煽方處言厲王無道内寵熾盛　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為郵煽熾也　王氏曰求變異所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

其勢盛若火之熵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

李氏曰羣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釋文豔作豔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墻屋田卒汙音烏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　毛氏曰時是也　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　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鄭氏曰戕

殘也　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相聚而已　王氏曰言皇父所為自以為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為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即我民以謀之　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為池為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為為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内也三有事國之三卿亶信也侯維也

爾雅曰憖强也且也鄭氏曰憖者心不欲自强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以自比聖人作都於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内當二卿

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讖內諸侯二卿

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　王氏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吉也　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　王氏曰不慭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强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　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為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　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

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民允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下民之孽魚列匪降自天噂子損沓徒合背蒲妹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　孔氏曰孽災害也　蘇氏曰噂聚也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沓猶沓沓　毛氏曰職主也

鄭氏曰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　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

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為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長樂劉氏上疏曰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釋文嚻嚻作嗸嗸韓詩作嗸嗸 說文曰僔聚也從人尊聲詩曰僔沓背憎 釋文沓作噂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 四方有羨餘箭反 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痗病也羡餘也　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又曰此所謂幾小已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　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凡民之不如也　李氏曰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已之勤勞故為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　王氏曰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親屬之臣心不能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

董氏曰里顧野王作𤸃　爾雅以𤸃為病集注同

之令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瘇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

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艸蕃蕪說文曰無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為政令不得一也故為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其靳反斬伐四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魚反以鋪普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　毛氏曰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　孔氏曰昊天上有昊天明此

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作昊天者非也　鄭氏曰慮圖皆謀也　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　鄭氏曰鋪徧也　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為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　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

痡章句曰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前漢序傳云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曳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為惡

毛氏曰戾定也　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　毛氏曰勩勞也　孔氏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

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　朱氏曰臧善也　毛氏曰覆反也　范氏曰周宗者周為天下之宗也　王氏曰方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　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

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儆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 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反出為惡董氏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 朱氏曰臻至也 鄭氏曰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 蘓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瀘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 鄭氏曰如何乎

昊天痛而愬之也為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言法語不從也如人瘂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 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 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敬爾身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也 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在登反我暬思列反御憯憯子感反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曰曾但也　毛氏曰暬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　說文曰暬狎習相慢瘁病也　鄭氏曰訊告也　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　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憯憯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暬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暬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暬御誰肯任之　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

也一有譖言及巳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恝乎　釋文憯憯作慘慘　東萊曰暬御如揚雄爲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徂醉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　毛氏曰哿可也哀賢人不得言　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　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

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疑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患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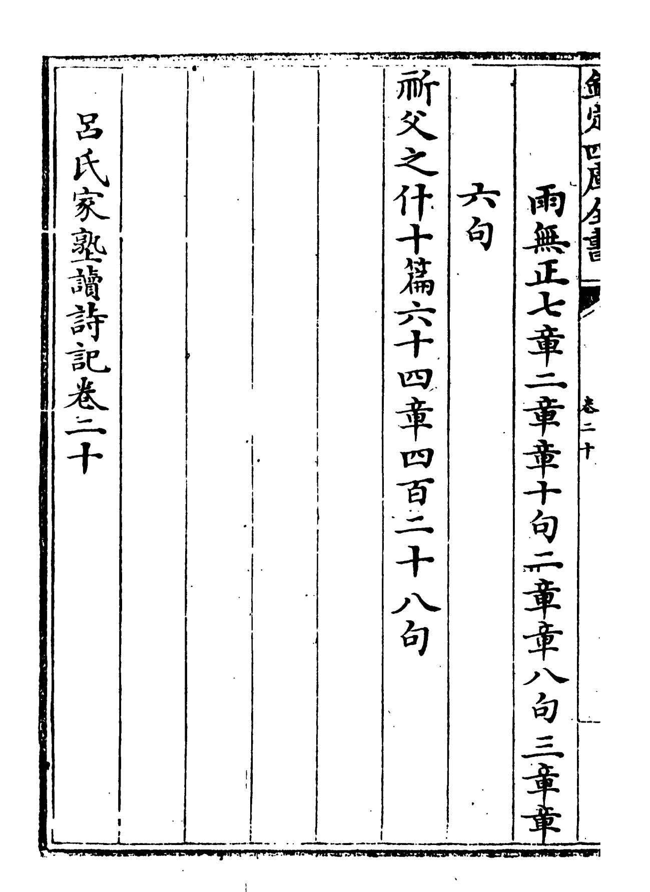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　鄭氏曰棘急也　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為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鼠，息嗣反　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為甚　毛氏曰無聲

曰泣血　藕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還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　孔氏曰以其拒已又責之曰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為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耳何為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為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

宋 呂祖謙 撰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 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

大明獨宛弁關馬意者孔子删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　毛氏曰敷布也　朱氏曰猶謀也　毛氏曰回邪也遹辟也　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　毛氏曰邛病也　鄭氏曰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　李氏曰幽王不畏天禍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

天之禍何時而止也 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也 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董氏曰集注作謨猷回遹

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 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 前漢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朱氏曰具猶俱也 鄭氏曰謀

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　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豔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　毛氏曰集就也　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為不成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

人爭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為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在患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董氏曰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　毛氏曰程法也　鄭氏

曰大猶大道也　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　朱氏曰哀哉今之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火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　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定也　膴大也　孔氏曰膴王肅讀為憮憮

大也無大有大言少也憮喜吳反說

丘氏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乂同治也本鄭氏

朱氏曰淪陷也　鄭氏曰胥相也　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止則相與皆敗無能為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為濁也

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符冰反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已冰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摶曰暴虎徒涉曰馮河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懼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

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　彼鳴鳩翰胡旦反　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　陸氏艸木疏曰鳴鳩班鳩也

蘇氏曰翰羽也　毛氏曰戾至也　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為王墓説

蘓氏曰二人文武也 歐陽氏曰此鳩雖小鳥亦有髙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强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 蘓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孔氏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寢寐所思者唯此文武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 釋文宛作菀 東萊曰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　孔氏曰聖通也　毛氏曰克勝也

蘇氏曰彼昏斥幽王也　陳氏曰富盈也毛氏曰醉日而富矣

毛氏曰又復也　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孔氏曰蘊藉定本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

長樂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　王氏曰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

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

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

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　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芼牛用藿是也　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　陸璣艸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胥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負持也　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

民父母故以民為子　鄭氏曰式用縠善也　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

鄭氏曰藋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

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　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為已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為王有也　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　毛氏曰忝辱也　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令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兹往矣月兹行矣日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

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

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大良反啄陟角反粟哀我塡徒典反寡宜岸宜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　毛氏曰桑扈竊脂也　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　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　毛氏曰塡盡也　鄭氏曰窮盡也　蘇氏曰岸亦獄也

長樂劉氏曰穀善也　歐陽氏曰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而啄粟喻肉食之貪也　鄭氏曰我窮寡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之世政以賄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自救但持粟以求

卜者問其勝負　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寠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王氏曰方是時也塡寡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　釋文曰塡韓詩作疹疹苦也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　東萊曰獄事以輕為善以重為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董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

惴慄恂懼如臨于谷恐隕也 鄭氏曰哀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傅音付作焉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

弁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鸒卑居卑居雅烏也孔氏曰卑居又名雅烏性好羣聚郭璞曰雅烏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 孔氏曰此烏名鸒

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鸒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師曠禽經有鸒斯非以爲辭也爾雅亦曰鸒斯鵯鶋也李氏曰揚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鸒斯毛氏曰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取申女生大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將殺之鄭氏曰樂乎彼雅烏出食在野其飽羣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

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　毛氏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舜之怨慕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呂氏曰反於已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也　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踧徒歷反周道鞠九六反為茂艸我心憂傷惄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勑覲反如疾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

也　孔氏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　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　孔氏曰疾首頭痛也　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為茂艸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　長樂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過車轍馬跡蹂踐如掌跛跛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艸矣　王氏曰惄焉如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　朱氏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　長樂劉氏曰因憂而驟老也

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釋文曰擣韓詩作㨮除又反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音里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　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　孔氏曰屬連屬也

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　王氏曰離麗也

朱氏曰裏心腹也　鄭氏曰辰謂六物之吉凶孔氏

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為歲歲星也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

蘇氏曰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况於父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

毛氏曰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　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于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　孔氏曰大子為父所放爾非母放之而并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

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于罪反）者淵萑（音丸）葦（韋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　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　鄭氏曰届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為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

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 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董氏曰崔葦韓詩作崔葦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 雉之朝雊古豆反 尚求其雌譬彼壞胡罪反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 毛氏曰伎伎舒貌 鄭氏曰雊雉鳴也尚猶也 毛氏曰壞瘣也謂傷病也 孔氏曰爾雅云瘣木符婁某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尪傴內疾瘣磊郭璞曰謂木病尪傴瘻𤸇無枝條者瘣胡罪反婁力侯反尪烏皇反傴紆禹反瘻於并反 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

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羣也雄之鳴猶知求其雌　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羣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冗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曽莫之顧何也　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

相息亮反彼投兎他故反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緼之

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　孔氏曰墐埋藏之名　毛氏曰墐路冢也　孔氏曰埋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　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　毛氏曰隕墜也　王氏曰兎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　劉氏曰兎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兎之比行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　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　孔氏曰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　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

投兎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杝（敕氏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反）矣

鄭氏曰醻旅醻也（孔氏曰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醻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惠愛也　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

孔氏曰掎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　鄭氏

曰扡謂觀其理也孔氏曰扡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　毛氏曰佗加也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　孔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醻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　毛氏曰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者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過太子不如伐木析薪　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已無

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譖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䜴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　陳氏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朱氏曰山極高矣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

右而生讒譖也陳氏曰王無媟發言小人之爲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王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蘇氏曰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笱猶谷風之義也

毛氏曰念父孝也左傳大叔文子曰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

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 歐陽氏曰且語助

毛氏曰憮大也　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　歐陽氏曰慎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　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　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譖側蔭反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耻亂庶遄已

朱氏曰譖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潛不信也　毛氏曰涵容

也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摇動君子人君不為之別白遂致並蓄於胷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為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禄之也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

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　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　鄭氏曰盜謂小人也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　毛氏曰餤進也　鄭氏曰邛病也　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旣貳

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之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為盟誓適所以長亂也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　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　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　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帙）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落反）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　毛氏曰奕奕大貌　孔氏曰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

朱氏曰秩秩序也　鄭氏曰猷道也　王氏曰莫定也　孔氏曰躍躍然跳疾　毛氏曰毚兔狡兔也（孔氏曰蒼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　孔氏曰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勝躍

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　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　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趯趯毚兎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　注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

荏 而甚反 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 歐陽氏於虔反 數 所主反 之蛇蛇 以支反 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 音黄 顔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　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　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貌　鄭氏曰碩大也　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　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為大言　歐陽氏曰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　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耻其顔厚矣孟子曰為機變

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此之謂也　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虵虵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顔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　毛

氏曰求艸交謂之麋拳力也　鄭氏曰職主也　毛氏曰骭戶諫反瘍音羊為微腫足為尰鄭氏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脛戶定反　鄭氏曰猷謀也將大也　蘇氏曰時有是人也　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　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敷有尰之疾爾假有勇伊何能為汝作為讒佞之謀大多汝所與聚居之徒

衆幾何許人而能為此　說文曰瘇脛气足腫詩音氣

曰既微且瘇　東萊曰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

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為亂階況加以微尰之病

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

居之徒幾何則為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

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為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敵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為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

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絶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蘓國之門外蘓氏曰梁橋也　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　孔氏

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　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譏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

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 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 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 孔氏曰釋宫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 鄭氏曰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

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遙反 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音支攪交卯反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 鄭氏曰祇適也 毛氏曰攪亂也 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 鄭氏曰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 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　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何暇而脂汝之車　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　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　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使我望汝之切乎　東萊曰謂汝行之緩

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為復
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豉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
者之來俾我知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　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
入我門矣　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
（王氏曰入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今還而不入謂不譖我則難知（黃氏
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曰不為讒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

而使我心安乎 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為譖矣 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況袁反)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古亂反)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 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 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為之爾雅釋樂云大塤謂之嘂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鷄子釋樂又云大篪謂之沂郭璞云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蘇成

公作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䇿居吊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篪遂為此說皆求詩之過也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皆以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豭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旣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孔氏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

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犬豕雞之三物以詛盟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

為鬼為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　靦姡戶刮反也孔氏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　鄭氏曰好善也　孔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　歐陽氏

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秘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

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 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 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後宮稱永巷是宮

内道名也伯長也主宫内道宫之長　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　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　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猶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孚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　鄭氏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目文也（蚳直基反）　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為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為質白為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為質黃為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為杯盤寶物

鄭氏曰喻讒人集

作巳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　李氏曰喻讒人織其罪也　朱氏曰彼為是者亦巳太甚矣　說文曰縷白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　說文曰侈張口也　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　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　孔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　鄭氏曰適往也　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

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

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　董氏曰

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作誃兮哆兮誃曲也一

曰驚鼎

緝緝七立反　翩翩音篇　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　長樂劉氏曰緝緝言能縷析萋斐以成經緝也翩翩言念念為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已也　孔氏曰口舌緝緝

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為讒譖以害人　李氏曰此言

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為也　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　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　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　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遷而及汝矣　黃氏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遂然人誰不欲遂乎則其移於女也不久矣　曾

氏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還皆君子忠告之辭　說文作咠咠幡幡咠聶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　蘇氏曰艸艸憂也　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艸艸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　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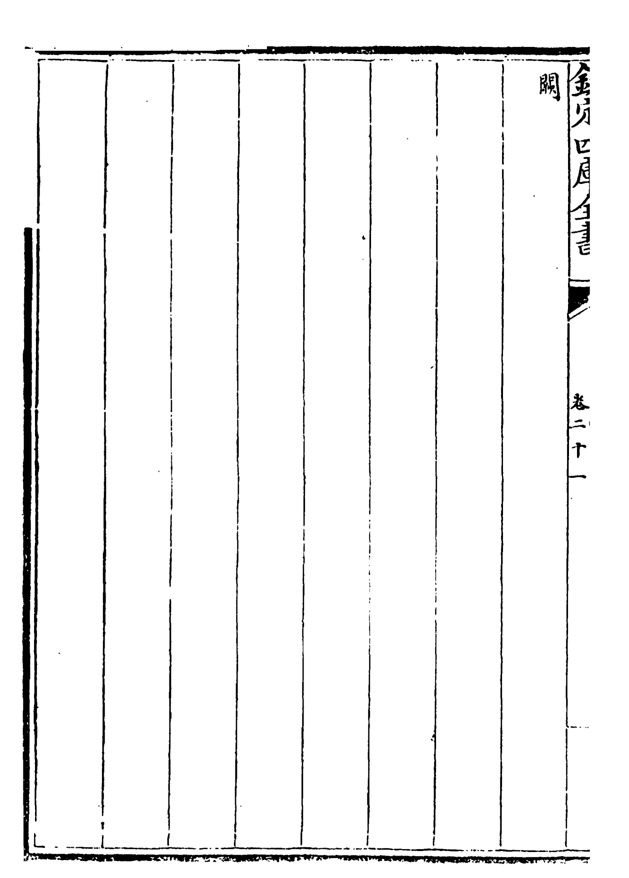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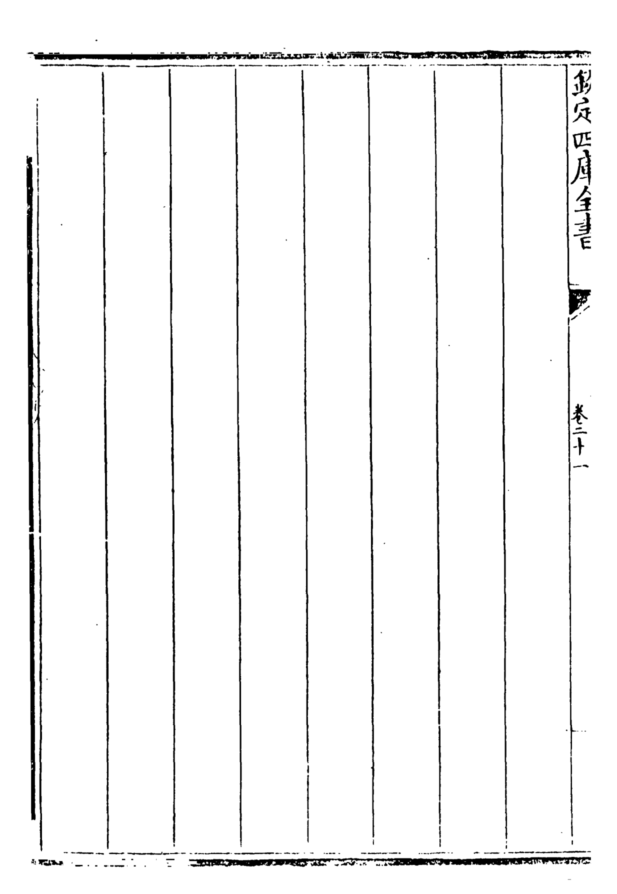
毛氏曰投棄也　說文曰豺狼屬狗聲　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　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　昊昊天也　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

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　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制其罪也　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

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闕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菣（去刃反）也 陸璣艸木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 鄭氏曰瘁病也

缾（蒲丁反）之罄（苦定反）矣維罍（音雷）之恥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缾小而罍大 孔氏曰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罄盡也鮮寡也

鄭氏曰恤憂靡無也 王氏曰缾譬則民也罍譬則君也缾之罄則罍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 呂氏

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 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 長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 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故也 孔氏曰已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以悲恨也 說文曰罄空也詩曰缾之罄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郁反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 孔氏曰拊拊循也 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

朱氏曰畜亦養也 鄭氏曰育覆育也 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 顧旋視也 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 復反覆也 丘氏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 腹懷抱也 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 毛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 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避遙反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　丘氏曰烈烈氣之寒　毛氏曰發發疾貌　鄭氏曰穀養也　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　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　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已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獨何為遭此害也　孔氏曰它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崒（子恤反）嵂（音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 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糾）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簠盛稻粱簋盛黍稷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之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砮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也毛氏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

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飧饛然其鼎之匕捄然孔氏曰言有饛然滿者簋中黍稷之飧也有捄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

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 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 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 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黝反葛屨九具反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心疚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　孔氏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　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　毛氏曰空盡也　董氏曰糾糾疏貌　鄭氏曰葛屨夏屨也孔氏曰夏日之葛屨　朱氏曰佻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佻輕僄驕傲之貌　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　呂氏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曰周行大路也　鄭氏曰疚病也賦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　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氏曰譚為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

重也　歐陽氏曰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　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　朱氏曰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洌音列沈音軌泉無浸子鴆反穫戶郭反薪契契苦計反寤歎哀我憚丁佐反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洌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穫艾也契契憂苦也憚勞也　鄭氏曰尚庶幾也　朱氏曰載載以歸也

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也　孔氏曰洌然寒氣之

氿泉無得浸濆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用也譚大夫契契憂苦而寤寐之中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也　蘓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　釋文浸作寖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

也

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文以不被勞來為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粲粲鮮盛也舟人舟檝之人

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

毛氏曰試用也

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為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為勤以譴人空竭為常不愧之也

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絕功臣之世棄賢者之類寔賤者用事而貴也

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暫反亦有光跂丘豉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鞙鞙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為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為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鄭氏曰監視也

毛氏曰跂隅貌　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氏曰孫毓云織女三星跂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跂然　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在地為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　朱氏曰東人或餽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歐陽氏曰譏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

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　董氏曰古爾雅曰皐皐琄琄刺素餐也釋曰琄琄佩璲則古字作琄今爾雅文作鞙　說文跂頃也頭頃也頃頭不正也詩曰跂彼織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華板反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睆明星貌孔氏曰睆然而明河鼓

謂之牽牛　孔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爲一星李巡孫炎以爲二星不知其同異　丘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　朱氏曰易曰服牛乘馬　毛氏曰箱大車之箱也　孔氏曰兩較之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　曰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　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　李氏曰鄭樵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　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　孔氏曰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也　天畢畢星也　鄭氏曰行行列也　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

織而成章鄭氏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　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為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鄭氏曰啟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為我掩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嘗見其掩兎乎朱氏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彼病反之揭

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　毛氏曰挹斟矩于反廣雅云酌也也　鄭氏曰翕猶引也　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故曰揭　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

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穅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

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　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竝興焉　董氏曰韓詩作四月歎征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　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　毛氏

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季夏六月昏大火中　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後使之遇亂世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

毛氏曰淒淒凉風卉艸也　鄭氏曰具猶皆也　毛氏曰腓病也　丘氏曰離離散也家語曰詩曰亂離瘼矣此傷離散以

為亂者也　毛氏曰瘼病也　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

毛氏曰適之也　鄭氏曰凉風用事則衆艸皆病

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

適歸　東萊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　朱氏曰穀善也

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

發發然而疾也　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

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　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嘉美之卉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蘇氏曰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曷反）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　朱氏曰載則也　鄭氏曰構猶合

集也曷之言何也　丘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

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

時　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

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刀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醉反）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　鄭氏曰江漢南國之大水

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　鄭氏曰瘁病也　朱氏曰有識有也　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　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氏曰鶉鵰也　孔氏曰說文云鶉鵰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鶉也　釋文字或作鷻　李氏曰若以為鵪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鵰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　爾雅曰鳶烏醜

其飛也翔〈疏云鳶鴟也鴟之類其飛也布翅翺翔　說文云鳶鷙鳥也〉　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鱣鮪解見碩人　劉氏曰言怨亂並興憂之辭也曾不為鶉鳶乎翰飛戾天曽不為鱣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　毛氏曰桋赤楝也〈孔氏曰箋釋云桋赤楝郭璞云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為車輞〉　鄭氏曰此章草木生各得

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氏曰桋或作荑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荑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書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二十一